

論客家話「好 X」格式的語法化和主觀化*

葉瑞娟**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摘 要

本文從共時的語料出發，檢視客家話「好 X」格式，討論「好 NP」、「好 VP」、「好 AP」等次類格式的特點。首先，根據衍生詞彙理論，分析「好 NP」格式中「好」的意義，發現它不單由「好」本身的詞彙語意所承載，還須視「好」和 NP 兩者共同組合結果而定。其次，「好 VP」格式中「好」的語意和形態句法功能的界定，也須依其所出現的情境而定。當「好」以言者為態度或觀點的來源時，其為義務情態詞，表示「要求」或「允許」的指令意義；若「好」出現在兩個子句之間，是目的子句標記，表示兩個子句間「條件—目的」的關係；當「好」以受事（或工具）為主語，且在概念結構中隱含施事時，「好」則為中間結構標記。接著，論述「好 AP」格式中的「好」是一個表主觀增量的情態副詞。本文論證「好」的詞類轉變與語意延伸的動因主要始自主觀性的表達。隨著主觀性的強弱變化，所採取的相對應的主觀化形式也不同。

關鍵詞：客家話，好 X，主觀化，語法化

* 本文為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計畫 (99-C14) 及國科會「客家話非賓格動詞初探」計畫 (NSC 99-2410-H-134-017) 之部分研究成果，謹此銘謝。本文初稿曾宣讀於「第八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0 月 15-16 日，苗栗聯合大學主辦），感謝與會者惠賜之寶貴意見。撰寫過程中，承蒙連金發、吳睿純、黃漢君等先生賜教，特此聲明致謝。本研究使用之部分語料來自國立政治大學客語口語語料庫 (<http://140.119.172.200/>) 及由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教師及助理共同蒐集轉錄之客語語料，作者感謝參與人員協助提供資料。在此還要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之修改建議，雖已盡力順從建議，但仍有若干問題無法解決，敬請見諒。本文如有謬誤，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jckimiyeh@mail.nhcue.edu.tw

一、前言

Lyons (1977: 739) 指出主觀性 (subjectivity) 是指說話者在說話的同時，表達自己對這段話的立場和態度，¹ 主觀化 (subjectivization) 則是指語言為了表現說話者的這種主觀性而採取的相應結構形式或所經歷相應的歷史演變過程 (沈家煊 2001: 268)。近年來，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研究逐漸受到重視 (Langacker 1987/1991, 1990, 1999; Stein and Wright 1995; Traugott 1982, 1988, 1989, 1995; 沈家煊 2001, 2002)，說話者如何透過不同的語言形式表明自我，以及說話者對命題內容的主觀信念和態度對語意詮釋所造成的影響，就成為大家感興趣的議題。本文將奠基於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下 (參見許丕華 1996; 呂叔湘 2004 [1980]; 武振玉 2004; 李晉霞 2005; H. Wang 2005; L. Wang 2005; 張誼生 2006; 劉欣怡 2008; 陳俊光和劉欣怡 2009)，從語法化和主觀化的角度來探討現代客家話「好 X」的語意以及形態句法 (morphosyntactic) 功能演變。

在進入正式討論之前，我們先界定研究範圍。在客家話中，「好」有兩讀，一個是讀成去聲的 [hau55]，為動詞，表示「喜愛」，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內；另一個是讀成上聲的 [ho31]，其意義和用法多變，是本文的研究焦點。為了行文方便，在下文中，我們將直接以「好」代表後者。在現代客家話共時平面上，「好」主要有兩種功能：一是充當等級形容詞 (scalar adjective)，主要用作名前修飾語，基本意義是表示價值判斷的「令人滿意、優點多的」；二是充當補語，出現在動詞之後，表示動作完成。² 以本文討論的「好 X」格式而言，依照「好」後面所接的成分分類，主要可分成四類：「好+名詞組」、「好+動詞組」、「好+形容詞組」以及「好+子句」(為行文方便，下文將分別以「好 NP」、「好 VP」、「好 AP」以及「好 S」代表)，依據徐兆泉 (2009: 586-591)，這四類格式所涵蓋的意義包括「美、善」、「友好的」、「以便」、「相善」、「喜事」、「可以」、「相當地、非常地」、「方便」、「容易」等九種。如何處理多義詞 (polysemy) 一直以來都是詞彙語意學家所關注的焦點，客家話「好」的語意是否真的如此繁複，值得我們進一步的探討 (cf. Katz 1964; Jackendoff 1997: 62-65)。本文將論證

¹ 原文如下：“as devices whereby the speaker, in making an utterance, simultaneously comments upon that utterance and expresses his attitude to what he is saying.”

² 第二種補語的用法將留待日後另文探討。

「好」的語意詮釋和與其共現 (co-occur) 的成分有很大關聯，如果把「好」出現的環境也考慮進來 (Goldberg 1995; Traugott and Dasher 2002: 24)，「好」的意義可大幅縮減，而結構演變的主要動因是主觀性的表達，隨著主觀性的強弱變化，所採取的相對應的主觀化形式也不同。

本文語料主要來自《客家雜誌》、徐兆泉《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辭典》、以及各縣市政府出版的客語故事集，為行文方便，本文將以代碼標示出處。³ 此外，為加強全文的一致性，本文所引用的例句可能會有微幅的文字修改，未必與所引用之原文一致。

除了第一節前言以及第七節結論之外，本文架構如下：第二節為文獻回顧，第三至五節分別探討「好 NP」、「好 VP」（包含「好 S」）、「好 AP」等格式的特點，第六節則討論「好」的語法化與主觀化。

二、文獻回顧

由於目前並無針對客家話「好」進行研究的專論，因此本文將借鏡漢語「好」的相關研究。漢語「好」是一個具有多重語意和語法功能的詞彙，一直以來吸引很多學者的關注，分別以共時語法和語意特點、歷時演變、語法化、言談語用等不同角度加以剖析，因為本文將以語法化和主觀化的角度分析客家話「好 X」構式，所以我們將聚焦於前三個面向，回顧一些代表性著作。⁴

(一)「好」的語法和語意特點

首先，我們先考察「好」在共時平面上的語法和語意特點，將分別回顧呂叔湘 (2004 [1980])、L. Wang (2005) 與陳俊光和劉欣怡 (2009) 的研究。

呂叔湘 (2004 [1980]: 256-258) 從傳統的結構觀點切入，主張「好」具有形容詞、副詞、助詞和名詞功能，其各種語意分述如下：首先，形容詞有七種意義，包

³ 書目代碼對照如下：《臺灣桃園客家方言》，TTY；《頭前溪个故事》，TQX；《苗栗縣客語故事集》，M1；《苗栗縣客語故事集 2》，M2；《東勢鎮客語故事集 7》，DS7；《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辭典》，HD；《客家雜誌》，HM，其中冒號前的數字表示期數，冒號後的數字表示頁數。

⁴ 關於漢語「好」的言談語用功能分析請見 Miracle (1991)、Wang and Tsai (2005)、邵敬敏和朱曉亞 (2005)、鮮麗霞 (2007)、韓靜 (2008)、陳俊光和劉欣怡 (2009)、余光武和姚瑤 (2009)、Wang *et al.* (2010) 等文章。

含：1.「優點多的、令人滿意的」，如：「好人」、「這本小說很好」；2.「健康、病癒」，如：「他身體一直很好」；3.「親愛、友愛、相好」，如：「好朋友」；4.「完成」，如：「饅頭蒸好了」；5.「容易」，如：「那篇文章好懂」；6.「表效果（形象、聲音、氣味、味道、感覺等）好」，如：「好看」；7.「表同意、結束或反話等語氣」，如：「好，就依你說的辦」、「好了，別玩了，該睡了」、「好啊！摔倒了吧？」。充當副詞的「好」可以表示「強調多或久」，如：「外頭來了好幾個人」，也可以表示「程度深」，如：「好黑的頭髮」。助詞「好」表示「可以」，用於後一個子句，用以標示前一子句中動作的目的，如：「別忘了帶傘，下雨好用」。最後，名詞「好」可表示「表揚的話或喝采聲」，如：「本想討個好兒，沒想到挨了頓罵」，或表示「問候的話」，如：「你見著徐老師，別忘了給我捎個好兒」。

L. Wang (2005: 49-90) 認為在共時平面上，「好」可充當：1.名詞，表「美、善 (general goodness)」，如：「有時我會分不清好與壞」；2.及物動詞，表「喜歡」，如：「好議論」；3. 名前形容詞 (attributive)，表「善的、理想的」，如：「好媽媽」；4. 謂語 (predicate)，其功能和意義和充當名前形容詞的「好」類似，當其以人為主語時，「好」表示「此人具有優良的人格特質」，如：「是因為那老師很不好」，而當其以無生 (inanimate) 名詞為主語時，「好」表示「該物品質優良」，如：「不是我這個菜燒得好，志方，其實是你這個醋好」；5. 副詞，共有四個意義，分別表「做某事時感覺不錯」，如：「很好吃」、表「適當、方便、容易」，如：「我拿著東西不好去啊」、表「努力做某事」，此時「好」以重疊形式出現，如：「好好學」、表「程度」，如：「好沒創意喔」，其中前三者是由「美、善」的意義經過俗成隱涵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而來；6. 動詞補語，有兩個意義，其一是表「某動作的結果令人滿意」，如：「不是我這個菜燒得好」，另一個是表「動作結束」，如：「這個我們就沏好了，這樣備用」；7. 言談標記，有三種用法，分別是「同意和接受的標記」、「結束標記 (pre-closing marker)」、「話題轉換標記」。⁵

陳俊光和劉欣怡 (2009: 52-53) 主張「好」的核心功能是充當定語、謂語和補語，表示「優點多、令人滿意的」，如：「這是一本好書」，並由此發展出三條演變路徑。首先，在「好」位於狀態動詞或數量詞前的結構中，「好」和後面的狀態

⁵ 由於「好」的言談功能不是本文的焦點，故此處略去相關例子，不贅述，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 L. Wang (2005: 74-89)。

動詞由並列關係轉化為偏正關係，透過重新分析，「好」演變為狀語，表「程度」義，如：「天氣好熱」。其次，當「好」位於動詞前面時，有三種次類變化，第一種是「好 V」的複合詞，透過引申 (extension)，表示「使人滿意在哪方面」，如：「這歌很好聽」；在第二種次類中，「好」充當狀語，表示「容易」，如：「這條路好走」，而當「好」的前後成分為表目的關係時，「好」又進一步演變成關聯副詞，表示「以便、便於」，如：「告訴我地址，我好找他去」；在第三類中，「好」仍為狀語，但當它進入「什麼好 V (的)」結構時，產生「值得」的語意，如「沒什麼好驕傲的」。⁶ 最後，當「好」位於動詞後成為補語時，透過轉化 (conversion)，產生「完成且有好結果」的語意，如：「饅頭蒸好了」，當這個用法進一步虛化後，「好」產生「完成 (或隱含美善)」的引申義，此時「好」為時相標記，如：「功課寫好了」，此意義又可進一步引申為「病癒」，如：「他的病好了」。⁷ 「好」的共時語意則可劃分成四大項，分別為：1. 正面狀態義，包含「優點多、令人滿意的」(如：「好東西」)、「(身體)健康」(如：「他身體一直很好」)、「友愛、和睦」(如：「他倆從小就好」)、「合宜、妥當」(如：「初次見面，不知道跟他說些什麼好」)、「使滿意的性質在哪方面」(如：「這首歌很好聽」)；2. 正面動態義，包括「表完成」(如：「功課寫好了」)、「表完成且結果美善」(如：「他把工具修好了」)、「病癒」(如：「天暖和以後，病就會好起來的」)；3. 目的性語意，包含「容易」(如：「這條路好走」)、「值得」(如：「根本沒什麼好稱頌的地方」)、「可以／以便／便於」(如：「告訴我他在哪兒，我好去找他」)；4. 程度性語意，包含「表多或久」(如：「外頭來了好幾個人」)、「表程度深」(如：「好黑的頭髮」)(陳俊光和劉欣怡 2009：54-55)。

上述這幾篇研究顯示「好」基本上具有名詞、名前形容詞、副詞、謂語、補語和言談標記的功能，語意上則由核心的「優點多的、令人滿意的」開始延伸。呂叔湘 (2004 [1980]) 的分析為後續的研究建立了良好的基礎，然而他的分析沒有考慮與「好」共現之成分的影響，以形容詞為例，「好人」和「好朋友」中的「好」被解析成兩個不同的意項，但若從與之搭配的名詞為出發點，為名詞設定豐富的語意內涵，則「好」的這兩個意項可合而為一。此外，呂叔湘的分析也忽略語意、語用

⁶ 關於客家話「有麼介好 V『有什麼好 V』」構式的研究，請參見強舒嫻 (2009)。

⁷ 根據蔣紹愚 (2005 [1989])，引伸和轉化都是產生新意義的途徑，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以語意變化的手段，通過義素的增減而產生新義，但後者是以語法變化為手段，賦予一個詞新的語法功能，使它改變詞類，並由此產生新的意義。

和言談等不同層面之間的區隔，將所有用法放在同一個層面，使得「好」的意義與功能看起來繁複多變，不易掌握。為了得到更精確的分析，L. Wang (2005) 區分語意和言談兩個層面，並從語法化的角度將「好」的各種功能和意義連結起來（見下一節的討論），而陳俊光和劉欣怡 (2009) 則依照 Halliday (1994) 的架構，區分出語意、篇章、語用三個層面，在語意層面上，「好」以引申和轉化的方式，從核心義開始產生各種派生義。基本上我們同意區分「好」在不同層面的用法和意義，但正如同前文的評述，我們認為就語意層面而言，「好」的意項可以進一步簡化，我們主張「好」的語意詮釋主要取決於與其共現的成分以及其所出現的句法環境，也就是格式語意和詞彙語意之間的互動會影響整個格式的詮釋，當我們把這些因素考慮進來時，更能達到以簡馭繁的功效 (Traugott and Dasher 2002: 24)。此外，在劉欣怡 (2005: 105) 及陳俊光和劉欣怡 (2009: 52) 的討論中都包涵「好+狀態動詞」的格式，但這樣的描述是不精確的，因為有許多狀態動詞無法出現在這樣的格式中，例如：「*好知道」和「*好認識」皆不合語法，我們主張表程度義的「好」必須跟等級謂語 (scalar predicate) 共現，而非和狀態動詞共現（參見 H. Wang 2005）。

(二)「好」的歷時演變與語法化

釐清「好」在共時平面的語法和語意特點後，我們將回顧「好」的歷時研究，驗證共時平面的分析是否吻合歷史演變的軌跡，以下將以李晉霞 (2005)、L. Wang (2005) 和 H. Wang (2005) 為代表。

李晉霞 (2005) 指出共時平面上「好」有四種意義，分別是 1.「好₁」，表「優點多、使人滿意的」，如：「好人」；2.「好₂」，表「容易、可以」，如：「這事不好向別人說」；3.「好₃」，表「程度深」，如：「好漂亮」；4.「好₄」，表「便於、以便」，如：「地整平了好種莊稼」。根據歷史演變以及主觀性的強弱，其主要論點為「好₃」是由「好₁」演變而來，而「好₄」則是由「好₂」演變而來。她指出第一條演變路徑的關鍵在於「好₁+性質形容詞+名詞」格式中的「好₁+性質形容詞」由並列結構被重新分析為偏正結構，例如：「好大風」原是「好的、大的風」的意思，但是當其用在突顯說話者主觀感受的感歎句時，「好」和「大」的地位產生了改變，「好」的屬性義弱化成為程度副詞，因此「好大」就由並列結構轉變為偏正結構。而「好₂」演變成「好₄」的誘發語境是當「好₂」出現在兩個子句的後面一句，且說話者主觀認定前後兩句存在著「目的」

關係時，以「地整平了好種莊稼」為例，若理解為「好₂」，語意為「地整平了可以種莊稼」，此句重在敘述前後兩個子句所描述的事件之間某種自然承接的關係；但若理解為「好₄」，語意成為「地整平了以便種莊稼」，此時所強調的是說話者某種主觀的意圖，就客觀事理而言，這兩件事之間未必存在著自然結果的關係，只要說話者認定彼此之間有一種目的關係，就可以使用「好₄」，這是主觀性增強的表現。

L. Wang (2005) 從歷時與語法化的角度探討「好」的各種詞彙、語法和言談功能的演變過程，根據他的研究，「好」的副詞功能、動詞補語功能和篇章言談功能都是由謂語經過隱喻 (metaphor)、換喻 (metonymy)、結構重新分析 (structural reanalysis) 和詞頻效應 (frequency effect) 而來，詳述如下：首先，「好」的副詞功能是來自於充當名前形容詞的「好」，因為當「好+抽象名詞」以及「好+事」的格式出現頻率很高時，會引發「好+抽象活動或事件的動詞片語」的格式出現，此時「好」就被分析為副詞 (L. Wang 2005: 120-121)。其次，「好」充當動詞補語的功能則來自於「好」修飾以句子為主語 (sentential subject) 的格式，當句子的主語為動詞片語時，原本具謂語功能的「好」被重新分析為動詞補語，如：「[大須努力]_{VP}+好_{PREDICATE} → [大須努力]_{VP}+好_{COMPLEMENT}」(L. Wang 2005: 127)。⁸ 最後，當第二種格式出現在話輪 (turn) 轉換層次時，「好」就從謂語發展出表「同意／接受」的功能，做為對前一個話輪的陳述、建議或請求的回應標記。若再把話輪轉換放到更大的言談層次時，「好」透過語用推論 (pragmatic inference) 預示對話結束，因此發展出話題轉換 (topic transition) 標記的功能。

另外，L. Wang (2005: 128-129) 從主觀化 (subjectification) 和互動主觀化 (intersubjectification) 的角度討論「好」和「好」的固定格式（如：「好嗎／好不好／好了」）。⁹ 首先，以附加問句形式出現的「好嗎／好不好」具有緩和語氣的功能，此時說話者會把聽話者的面子考慮進去，因此是互動主觀化的一種體現，而當其進一步演變，成為反駁標記時，「好」展現的是主觀化，因為此時說話者最注重的是表達性 (expressivity)，幾乎沒有任何協商的空間。充當預示對話結束的「好」則為說話者和聽話者之間協商的標記，也是互動主觀化的體現。而做為話題轉移標記的「好」則同時展現主觀化和互動主觀化，前者主要表現在說話者想要轉移話題的企圖，而後者則主要是說話者用來增進對話的互動。

⁸ 此例子引自《祖堂集》，原文為「流浪生死，劫盡不息。慚愧！大須努力好！」

⁹ Intersubjectification 一詞的中譯，本文從 Wang and Huang (2006)。

H. Wang (2005) 主張「好」的語法化途徑主要有三：一是從謂語演變成結果補語，再由此演變成時段標記 (phase marker)，二是由謂語演變成加強詞 (intensifier)，三是由謂語演變成言談標記。¹⁰ 在第一條途徑中，出現在結果式裡的「好」表示動作的結果（如：「修好」），因為和動詞一起出現的頻率很高，兩者語意結合得越來越緊密，「好」經由語意漂白 (semantic bleaching)，和前面的動詞形成複合詞 (compound)，演變成結果補語，由此又可進一步演變成時段標記，所不同者在於結果補語「好」強調動作的結果，而時段標記「好」強調動作的結束階段（如：「畫好一幅畫」），在這兩種用法中，「好」原本的語意內涵都有部分丟失，但後者丟失的程度比前者大 (H. Wang 2005: 45-59)。在第二條路徑中，「好」用來修飾等級謂語（如：「好高、好美」），表示「某物達到比平均還高的程度」的語意，在語法化過程中，「好」原本的詞彙意義漸漸丟失，隨著語意變得越來越泛 (general)，其搭配限制 (collocation restriction) 也逐漸放寬。一直到宋代，充當加強詞的「好」都還保持其原本正面的語意，因此「好」都和表正面意義的形容詞搭配，如：「老兄好聰明」(H. Wang 2005: 65, ex. 35)。但在元、明代時，「好」已經可以和表負面意義的形容詞共現，這是「好」的意義泛化之後的結果。在現代漢語中，這種「好」的命題意義已全部消失，而被當成是加強形容詞程度的修飾語 (H. Wang 2005: 60-67)。

由於客家話的歷史文字記錄不多 (Chappell and Lamarre 2005)，因此無法直接從歷史文獻窺探客家話「好」的歷時演變，僅能以當代的客家話語料，佐以鄰近的漢語演變路徑，推測其可能的發展方向。上述三篇研究提供了我們良好的基礎，然而在他們的論述中，仍存在下列問題：首先，李晉霞 (2005) 將「容易」和「可以」兩個意項都歸納在「好₂」之下，但實際上這兩種意義所涵蓋的語意概念或句法上的體現差異很大，一為中間結構標記，一為義務情態詞，兩者不應混為一談；其次，L. Wang (2005) 雖然也涉及主觀化和互動主觀化的討論，但他的分析著重於這兩個因素在言談中如何體現，未涉及主觀性在「好」語意演變上所扮演的角色；此外，H. Wang (2005: 60) 主張充當加強詞的「好」表示「某物達到比平均還高的程度 (something has reached a higher degree of quality than average)」的語意，但我們認為就現代漢語而言，這樣的描述會將一些正確的例子排除在外，因為「好」除了可以修飾無標的等級形容詞（如：「大、高」等）之外，也可用來修飾有標的等

¹⁰ 由於「好」的語用言談功能不是本文討論的焦點，因此關於第三條路徑的演變，請讀者參見 H. Wang (2005: 68-82)。

級形容詞（如：「小、矮」等），當「好」修飾後者時，表示的是「程度不如預期中的高」，而非表示「比平均還高的程度」，為了能涵蓋前述兩類例子的範圍，我們主張應將「好」的語意改為「某物的數量／程度在預期之外」。下文中，我們將先探討客家話「好 X」各種構式的特點，之後再論述「好」的語法化和主觀化。

三、「好 NP」

上文已提到「好」的語意詮釋和與其共現成分有很大的關聯，因此本文將從「好 NP」的格式為出發點，先討論名前形容詞「好」和其所修飾的名詞之間的關係。我們將採用 Pustejovsky (1991, 1995) 的衍生詞彙理論 (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進一步分析「好」的語意，論證「好」的詞彙語意基本上是一致的，之所以會有多義詞的錯覺。主要導因於其後接的名詞組屬性不同 (cf. Aronoff 1980)。

根據我們所蒐集到的語料，我們發現客家話名前形容詞「好」可劃分成三個次類，如 (1) 所示：

- | | | | | |
|-------------------|-----|--------|-----|---------------|
| (1) a. QC : | 好料 | ‘好東西’ | 好貨 | ‘好東西’ |
| | 好話 | ‘好話’ | 好消息 | ‘好消息’ |
| | 好錫 | ‘好的錫’ | | |
| b. QT : | 好市 | ‘生意很好’ | 好先生 | ‘好醫生／
好老師’ |
| | 好鄰舍 | ‘好鄰居’ | 好朋友 | ‘好朋友’ |
| | 好嘴 | ‘嘴巴很甜’ | 好手藝 | ‘好技術’ |
| c. 兩棲類形容詞：QC 或 QT | | | | |
| | 好車 | ‘好車’ | 好刀仔 | ‘好刀子’ |
| | 好書 | ‘好書’ | 好酒 | ‘好酒’ |

(1a) 和 (1b) 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可解析為「X 是 NP 且 X 是 AP」的連言 (conjunction)，但後者不行，例如，「好錫‘好的錫」」是指「X 是錫且 X 是好的」，但「好朋友‘好朋友」」不等於「X 是朋友且 X 是好的」，這裡的「好」指的是彼此之間的關係好，而不是朋友本身的特質好，因此，一個流氓雖然本質不好，但卻可以是某人的好朋友；在 (1c) 的例子則兼具前述兩種特點，以「好刀仔‘好刀」」為例，其既有連言的解釋（「材質優的刀子」），也有非連言的解釋

(「很好切的刀子」)(參見 Siegel 1980; Beesley 1982; Higginbotham 1985; Larson 1998; 連金發 2000)。表面上,「好」在不同次類當中的語意詮釋不同,「好刀仔」「好刀」的「好」可以指刀子本身的材質優,也可以指刀子很鋒利、很好切,但實際上這些差異主要導因於後面名詞組的屬性結構不同,而非「好」的詞彙語意不同。

屬性結構是衍生詞彙理論中的主要部件之一,該理論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就是一個詞的詞彙概念可以在適當的環境下,衍生不同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之下,詞義的描述包含四個層次:論元結構(argument structure)、屬性結構(qualia structure)、事件結構(event structure)和詞彙繼承結構(lexical inheritance structure),其中,屬性結構主要處理物體的基本屬性(attribute),與本文分析息息相關,因此接下來我們將聚焦在屬性結構上。

根據 Pustejovsky (1991: 426-427, 1995: 85-86) 的理論,屬性結構可細分成四個面向,我們分別以 QC, QF, QT, QA 代表,其所管轄的面向如 (2a)-(2d) 所示:

- (2) a. 構成角色 (constitutive role): 主要描述物體和其組成成分或組成部份之間的關係,包含材料、重量、組成成分等。
- b. 形式角色 (formal role): 主要是要把物體從一個較大範圍中區分出來,包含面向(orientation)、大小(magnitude)、形狀、維度(dimensionality)、顏色、位置等。
- c. 目的角色 (telic role): 主要描述物體的目的和功能,包含施事者執行某一動作時的目的和某些活動本身所內涵的功能/目的。
- d. 施事角色 (agentive role): 主要描述物體產生時所牽涉的因素,包含創造者、人造物 (artifact)、自然類 (natural kind)、因果鏈 (causal chain)。

以「小說」、「字典」為例,其屬性結構如 (3)、(4) 所示:

(3) 「小說」的屬性結構 (Pustejovsky 1991: 427)

QC: 敘述文 (*x*)	QF: 書 (*x*) 或碟片 (*x*)
QT: 閱讀 (T, y, *x*)	QA: 人造物 (*x*), 書寫 (T, z, *x*)

(4) 「字典」的屬性結構 (Pustejovsky 1991: 428)

QC: 字母式條列 (*x*)	QF: 書 (*x*)或碟片 (*x*)
QT: 參考 (P, y, *x*)	QA: 人造物 (*x*), 編輯 (T, z, *x*)

(3) 清楚的標示「小說」是一敘述文，通常是以書或碟片的形式出現，主要用來閱讀，是一個經過書寫事件而成的人造物，而 (4) 顯示「字典」是依照字母排列呈現，通常也是以書或碟片的形式出現，主要是用作參考，是經過編排的人造物。在這樣的屬性結構架構下，我們很清楚知道「小說」和「字典」主要的差別在於 Q_T 和 Q_A ，其中又以 Q_T 和本節討論的「好」關係最密切，當我們說「這是一本好小說」和「這是一本好字典」時，「好」的意義表面上看似不同，「好小說」指的是「讀起來令人讚賞」的書，而「好字典」指的是「查閱起來很方便」的書，但實際上這樣的差異是肇因於後面的名詞組的 Q_T 不同：「小說」是用來閱讀的，而「字典」是用來查閱參考的，也就是說，在我們所討論的這兩個「好 NP」的例子中，「好」的意義其實是一致的，也都同樣修飾 NP 的 Q_T ，但是因為這兩個 NP 的 Q_T 不同，才會造成整個「好 NP」格式解讀上的不同。

須另作說明的是屬性結構裡的各種角色是根據所處的語境而被選擇性激發的 (selectively activated)，以「書」為例，當「書」出現在不同的語境時，所激發的屬性角色就不一樣，如：「我在看書」(Q_C)、「這本書很鮮豔」(Q_F)、「我喜歡這本書」(Q_T)、「他出版了一本書」(Q_A)。

上述的討論顯示屬性結構和我們的世界知識息息相關。Fillmore (1982) 和 Lakoff (1987) 皆主張說話者對於世界有其民俗理論 (folk theory)，這個理論不是科學或邏輯的理論，而是說話者根據自身經驗以及深植於文化之中的概念所形成的，是一種文化觀的集合，Fillmore 稱之為「框架 (frame)」，而 Lakoff 稱之為「理想的認知模式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在這樣的架構下，要想正確解釋一個詞彙的意義就必須先了解其所牽涉的框架或理想的認知模式，例如，以英語的 'bachelor' 為例，根據字典的定義是指「未結婚之男性」，但這個定義在實際應用上會遭遇問題，若想正確無誤的使用這個詞彙，除了語言上的定義之外，還必須知道「單身」和「婚姻」在文化上的意涵，因此，儘管一個五歲小男孩或教宗都是未婚的男性，但因為我們對於文化的認知，所以我們不會稱之為單身漢。¹¹

由以上討論，我們得知名前形容詞和名詞之間的修飾關係並不是一目了然的，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必須為名詞設定比較豐富的語意內涵，透過形容詞和名詞的屬性結構特點的「共同組合」(co-composition)，我們才能得出正確的語意解釋，也就是說，名前形容詞的語意是詮釋未決的 (underspecified)，其真正的詮釋需視其和什麼樣的名詞結合方能確知，以「老朋友」為例，這裡的「老」修飾的不是年紀的

¹¹ 關於屬性結構和框架及理想認知模式之間關係的討論，感謝匿名審查人惠賜的寶貴意見。

老，所以「老朋友」≠「某某為朋友」且「某某很老」的連言（參見 Higginbotham 1985：562-565；連金發 2000：417），而是指朋友之間關係的久遠，這個義意可以直接從「朋友」屬性結構中的 Q_T 得出，換句話說，在設定詞彙語意時，如果能把屬性結構考慮進來，我們就不需要為「老」設立一個「關係久遠」的意項，可大大減輕詞彙語意部門的負擔。¹²

有了這些認識之後，我們可以再回到客家話「好 NP」的例子，從名詞的屬性結構觀之，「好」在 (1a) 和 (1b) 當中分別修飾 Q_C 和 Q_T ，在 (1c) 中則可修飾 Q_C 或 Q_T 。¹³ 本文的分析也可由 (5) 這樣的例子得到應證：

- (5) Olga is a beautiful dancer. (Larson 1998, ex. 1)
 a 'Olga is a dancer and Olga is beautiful.'
 b 'Olga is beautiful as a dancer.' / 'Olga dances beautifully.'

(5) 有兩個解釋，其中一個解釋是 (5a)，此時 beautiful 修飾的對象是 Olga，意指 Olga 是舞者且 Olga 很漂亮，因此即使她跳舞跳得很差，這句話仍然成立。另外一個解釋是 (5b)，是指 Olga 的舞姿曼妙，因此即使 Olga 本人不漂亮，這句話也不會產生語意上的矛盾。傳統上將前者稱為交集 (intersective) 解讀，後者稱為非交集 (non-intersective) 解讀。¹⁴

上述的分析顯示語意詮釋取主要取決於「好」與名詞的共同組合，當「好」修飾屬性結構裡面的 Q_C 時，會得出交集解讀（如 (1a)），而當「好」修飾 Q_T 時，會得到非交集解讀（如 (1b)），若在該名詞組裡，「好」可分別修飾 Q_C 或 Q_T 時，就會產生歧義（如 (1c)）。想要區辨這兩種不同解讀的「好」，可透過其他語法手段（如出現位置），一般而言只有交集解讀允許形容詞充當謂語 (predicative use)，因此當形容詞脫離其所修飾的名詞時，某些語意連結也就消失了，所以雖然 (6a) 有交集和非交集兩種意義，但 (6b) 只能得到交集解讀，此時「好」出現在名詞之後，充當謂語（參見 Higginbotham 1985: 563）。

- (6) a. 這是一台好車仔 '這是一輛好車'

¹² 關於漢語名前形容詞的研究，請見連金發 (2000)。

¹³ 這和 Yoshimura and Taylor (2004: 307-308) 的研究吻合，即雖然每個名詞都具有屬性結構裡的四個角色，但他們的重要性不一致，有些角色會比較突顯。

¹⁴ Larson (1998) 指出 (5) 這樣的句子之所以會產生歧義可歸因於形容詞本身 (A-analysis) 或名詞本身 (N-analysis)，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參閱原文。

b. 這台車仔當好

‘這輛車很好’

釐清名前形容詞「好」和其後接的名詞之間的關係有助於我們對語言本質有進一步的認識。上述的討論顯示「好 NP」格式中「好」的意義不單由「好」本身的詞彙語意所承載，而須視「好」和 NP 共同組合後的結果，如果我們能依照框架或理想的認知模式，為名詞設立豐富的屬性結構，我們即可根據「好 NP」整個格式所突顯的屬性特點，得出正確的語意詮釋，如此一來，可大幅度的簡化「好」的語意負擔，達到以簡馭繁的效果。

四、「好 VP」

依照徐兆泉 (2009: 586-591)，客家話「好 VP」結構中的「好」似乎也是個多義詞，可分別表示「可以」(7a)、「以便」(7b)、「方便」(7c)、「容易」(7d) 等意義。

- | | | |
|-----------------|----------------|-----------|
| (7) a. 好食飯哩 | ‘可以吃飯了’ | (HD: 586) |
| b. 腳蹂蹂淨，好上眠床睡目哩 | ‘腳蹂乾淨，以便上床睡覺了’ | (HD: 586) |
| c. 好用 | ‘方便使用’ | (HD: 587) |
| d. 生份地方好賺錢 | ‘陌生的地方容易賺錢’ | (HD: 587) |

然而，仔細觀察後，不難發現其中某些意義不容易區分，例如 (7a) 和 (7b) 的「好」同樣都是表說話者的請求或建議，但前者解釋為「可以」，後者解釋為「以便」，語言使用者如何區辨兩者呢？再者，如果我們把 (7c) 的「方便」和 (7d) 的「容易」互換，變成「容易使用」和「方便賺錢」，似乎也不影響整句的詮釋，兩者的界線何在？接下來，我們將依序討論這兩個問題。

在討論第一個問題之前，我們要先回顧情態 (modality) 的相關研究。情態是個很複雜的概念，各家的定義和分類不盡相同（如 Lyons 1977；Coates 1983；Perkins 1983；Palmer 1986, 1990, 2001；Bybee et al. 1994；湯廷池與湯志真 1997；謝佳玲 2002, 2003），但綜觀而言，其定義基本上不脫離對於命題內容所抱持的觀點或態度，而雖然名稱和涵蓋範圍有異，但分類主要都包含認知 (epistemic) 情態和義務 (deontic) 情態，前者表說話者對於命題所知或所信的概念

(Lyons 1977: 793)，而後者和施事者執行某個動作的必要性或可能性有關(Lyons 1977: 823)。¹⁵ 其中和本文討論有關的是義務情態，根據 Palmer (2001: 70-73) 的分類，義務情態可分為「指令 (directives)」和「保證 (commisive)」兩大系統，前者是指命令他人去做某事，而後者是指說話者自己承諾去做某事，其中指令又可依照命題成真的可能性之高低再細分成允許 (permissive) 和要求 (obligative)。

有了這些概念之後，我們可以來看第一個問題。其實不論在 (7a) 或 (7b)，「好」都充當義務情態詞，表說話者對一個事件成真的可能性或必要性的觀點或態度，與「要求」或「允許」等指令意義有關，值得注意的是，在情態詞「好」的語意屬性中，除了標示觀點或態度的類型外，還包含態度或觀點的來源，以 (7a) 為例，這是一個歧義句，它可以傳達較強的義務意義 (strong deontic)，表說話者「要求」聽話者應該吃飯了，也可以傳達較弱的義務意義 (weak deontic)，表說話者「建議」聽話者該去吃飯了，不論是哪一種解讀，兩種意義都屬義務類型，所表達的觀點或態度也都來自說話者本身，兩者之間的不同點主要表現在權威意義的強弱，當說話者自認本身權威不足，或是想要降低自己對別人的影響時，原本權威意義較強的要求和允許就可引申成為一種態度較為緩和、權威意義較弱的「建議 (suggestion)」或「忠告 (advice)」(謝佳玲 2002)。當然，當語境能提供足夠的訊息時，這樣的歧義自然消失，如 (8a) 表「要求」，而 (8b) 表「建議」。¹⁶

- (8) a. 吾母會彎轉頭來，細聲講：「係哪，毋好蠕蠕鑽，恬恬睡！」
 ‘我媽媽會轉過頭來，小聲說：「是啦，不要一直動來動去，安靜的睡！」’(TQX: 27)
- b. 仙人就講：「你好去轉吶，你恁有心送我來，我這支葫蘆送你做紀念。」
 ‘仙人就說：「你可以回去了啦，你這麼有心送我來，我這支葫蘆送你當做紀念。」’(TTY: 153)

然而，「好」所傳遞的義務觀點或態度的來源還可能來自說話者以外的人事物，如 (9a) 和 (9b) 分別表示現實情況不允許醫病和回家，而 (9c) 是習俗不允許小朋友

¹⁵ 關於情態相關研究的文獻回顧，請見謝佳玲 (2002)。

¹⁶ 在 (8a) 中，「好」與「毋」詞彙化成「毋好」，這是一種主觀性增強的表徵，因為否定的詞彙比較有標，語意自然比較強烈、也比較主觀，這與下文欲論證由「好 NP」到「好 VP」主觀化的發展吻合。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這個寶貴的意見。

以手指向月亮，關於這些不以說話者為義務來源的例子，我們以「情況 (situation)」統稱（謝佳玲 2002）。

- (9) a. 無賺錢就無錢好醫病。
 ‘沒賺錢就沒錢可以醫病。’ (M1: 102)
 b. 隔壁个窮苦人，早晨頭出去做事，愛到暗正好轉屋。 (M2: 86)
 ‘隔壁的窮人，早上出去工作，要到天黑才可以回家。’
 c. 阿叔嚇細人仔講：「毋好用手指月光，無斯……睡日時會分月光割耳公。」 (HM 198: 75)
 ‘叔叔嚇小朋友說：「不要用手指向月亮，不然的話……睡覺時會被月亮割耳朵。」’

總結來說，「好」充當情態詞時，其類型為義務情態，主要表指令意義，而態度或觀點的來源是說話者或情況。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以便」的意義是如何由情態意義發展出來的。上述的例子顯示，義務情態詞「好」所表示的指令意義其功能不在描述事件，而是在引發行動，且由於「好」的義務觀點或態度來源是來自於說話者，是說話者希望聽話者去執行某個行動，因此很自然的發展出說話者意圖的意義，先前的研究已清楚的指出意圖性 (intentionality) 是目的句 (purpose clause) 重要的語意特徵之一（參見 Bach 1982: 39；Jones 1991；Diessel 2001: 443；Wang 2008），一個句子若缺乏意圖性，則僅為單純的描述句而已，無法成為目的句，但是當意圖被特別突顯出來的時候，就會發展出目的的意義。¹⁷ 以 (7b)「腳蹂蹂淨，好上眠床睡目哩」為例，這個例子原本是由兩個子句所組成，如果把原有主語補上，就會變成「你腳蹂蹂淨，你好上眠床睡目哩」，是指說話者命令聽話者把腳蹂乾淨後上床睡覺，很清楚地，此時「好」仍是個標準的義務情態詞，然而因為兩個子句間的「條件—目的」關係十分明顯，¹⁸ 透過語用強化 (pragmatic strengthening) 機制的運作，「好」的義務情態義減弱，說話者的意圖被突顯，「好」充當目的子句標記的功能也從原本的會話隱涵 (conversational implication) 固化成規約隱涵 (conventionalized implication)，整個句

¹⁷ 值得注意的是，意圖性不等於意志 (volition)，意志指的是施行者依照自己的意願進行某項活動，施行者和意志者必須同指，但意圖性不受這個限制，施行者和意圖者可以同指，也可以是兩個不同的獨立個體，以 (7b) 為例，意圖者是說話者，而施行者是隱而未現的主語（參見 Wang 2008: 28）。

¹⁸ 太田辰夫 (2003 [1987]: 191-192) 也主張充當子句連接詞的「好」出現在動詞之前，隱含前一個子句是實踐後面的目的子句的必要前提。

式也就被解讀為目的句，指說話者希望聽話者把腳踩乾淨，以便上床睡覺。這種轉變隱含了說話者對這兩個子句之間關係的判斷（參見許言 1998；L. Wang 2005：58）。

隨著「好」的這種用法使用的越來越廣泛，以「好」為標記的目的句所涵蓋的範圍也越來越大，在這個過程中，首先伴隨著「好」的義務意義的減弱與說話者意圖的增強，再來則是意圖義的減弱和目的義的增強，如 (10) 所示：

- (10) a. 無啦，奈有麼介鬼，你遽遽去，買轉來 ngai5 好煮菜。(M1: 24)
 ‘沒有啦，哪裡有甚麼鬼，你趕快去，買回來以便我煮菜。’
 b. 茄冬樹仔不驚濕，種在路唇好遮蔭。(TQX: 97)
 ‘茄冬樹不怕濕，種在路邊方便遮陽。’
 c. 人多好做事，盡遽就將廳下一角拼淨。(TQX: 24)
 ‘人多方便做事，很快就把客廳的一個角落清理乾淨。’

在 (10a) 中，「你趕快去買回來」是要達到「我煮菜」這個目的的條件，其中第二個子句以說話者「ngai ‘我」」為主語，更加突顯說話者的意圖。在 (10b) 和 (10c) 中，描述的是兩個客觀事件之間的關係，不涉及人的意圖，意圖義明顯的減弱，取而代之的是兩個子句間「條件—目的」的關係，「把茄冬樹種在路旁」和「人多」分別是達成「遮陽」和「做事」的條件，換言之，當第一個子句可以理解為達到第二個子句目的的條件，又不牽涉說話者意圖時，整個句子就可以解讀為目的句，此時，我們可以說「好」已由命題意義 (propositional meaning) 轉換為篇章的意義 (textual meaning)，起著篇章連結的作用 (Traugott 1982, 1988, 1989, 1995; Traugott and König 1991)。

討論過「好」充當情態詞和目的句標記的情形後，我們將把焦點轉移到「好 VP」格式中的另兩個意義：(7c) 的「方便」和 (7d) 的「容易」，其實這兩個意義可合為一談，「好」充當的其實是評價性中間結構 (evaluative middle construction) 標記，表示「容易」，如 (11a) 和 (11b)。¹⁹

¹⁹ 關於閩南語中間結構的研究，請參見 Lien (2010)。中間結構和非賓格 (unaccusative) 結構在語意上及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例如：(1) 兩者皆以非施事為主語、(2) 出現在這兩種結構的動詞雖然都有及物用法，但當他們出現在這兩個結構時，皆為不及物用法。但兩者的差異仍然存在（如時貌 (aspect) 及概念結構中是否隱含施事者等），不可混為一談（參見 Yoshimura and Taylor 2004 等）。

- (11) a. 這批貨異好銷，過喊兜貨轉來。(HD: 589)
 ‘這批貨很好賣，再多叫一些貨回來。’
 b. 這支刀仔當利當好使，係佇金門買轉來个嘅？(HD: 589)
 ‘這支刀子很鋒利很好用，是從金門買回來的嗎？’
 c. *這批貨自家異好銷。
 *‘這批貨自己很好賣。’
 d. *這批貨銷。
 *‘這批貨賣。’

我們將這類例子歸類為中間結構之理由如下：首先，「銷‘賣’」和「使‘使用’」都是典型的及物動詞，在概念結構 (conceptual structure) 中包含一個施事者 (agent) 和一個受事者 (patient)，其中受事者「這批貨‘這批貨品’」和「這支刀仔‘這支刀子’」出現在主語位置，而施事者隱而不顯，在句法上不體現，即 Langacker (1991: 334-335) 所說的不突顯 (unprofiled)，這可由這樣的句子無法和「自家‘自己’」一起出現得到驗證，如 (11c)；其次，句子中分別包含副詞「異好‘很容易’」和「當好‘很容易’」，當這些副詞不出現時，句子不合法，如 (11d)，這個句子之所以被排除是因為其違反了 Grice (1975) 所提出的量的原則 (Maxim of quantity)，以 (11d) 為例，當說話者只說出貨物要賣時，其所提供的訊息量是不足的，因為貨物本來就是要出售的，但是當加上副詞「異好‘很容易’」後，「異好賣‘很容易賣’」就成為這批貨物的一個特點，可以區辨這批貨物和其他貨物之間的差異；最後，這些句子描述的是普遍性狀態，而非單一事件，因此以 (11b) 為例，這支刀子很好用是常態，而非一次或兩次之特殊狀況，由此觀之，其所表示的是一個非完成貌 (imperfective)，此外，中間結構所傳達的普遍性狀態還體現在其施事者是泛指的 (generic agent)，任何賣這批貨物的人都會發現物品很容易賣出去，這和個人技能或經驗無關（參見 Keyser and Roeper 1984；Fellbaum 1986；Yoshimura and Taylor 2004）。

除了 (11) 這種典型的例子外，有時候主語位置也允許非受事語意角色出現 (Yoshimura and Taylor 2004: 295)，如 (12) 是以工具為主語。

- (12) a. 這支刀仔當好切。 ‘這把刀很好切。’
 b. 這支筆當好寫。 ‘這支筆很好寫。’

這種例子的存在對於早期的一些研究產生了挑戰（如 Hale and Keyser 1987；Fagan 1988），他們以動詞的特徵出發，主張只有當及物動詞的受事論元被動詞組所描述的過程影響 (affected) 時才能形成中間結構，但在 (12) 中，主語名詞既不是受事論元，也沒有受到切或寫的動作影響，但這些句子仍然合法，實際上，就中間結構而言，句子的合法度主要取決於主語名詞本身的特點是否有利於動詞組所表示之動作的執行，例如，鋒利的刀刃有利於切割 (12a)，而筆尖滑順的鋼珠有利於書寫 (12b)，Yoshimura and Taylor (2004: 308-315) 稱之為責任 (responsibility) 條件。²⁰

綜上所述，客家話「好 VP」格式具有多重意義，如同「好 NP」格式一樣，「好 VP」格式中「好」的語意詮釋需視其所出現的環境而定。當「好」以言者（包含說話者或情況）為態度或觀點的來源時，其為義務情態詞，表示要求或允許的指令意義；若「好」出現在兩個子句之間，是目的子句標記，表示兩個子句間的「條件—目的」關係；當「好」以受事或工具為主語，且在概念結構中隱含施事時，「好」則為中間結構標記。²¹

五、「好 AP」

這一節我們將進行「好 AP」格式的分析。首先我們將討論 AP 所涵蓋的成員，接下來我們將論述「好」的功能。

在我們所蒐集到近千筆的「好 X」例子中，「好 AP」格式只有二十三筆，在這些 AP 中，其中兩筆是「大」，十八筆是「多」，另外三筆分別是「嫖『生氣』」、「譴『生氣』」和「細『小』」。由於例子太少，我們所詢問的發音人判斷也很不一致，所以對於什麼樣的形容詞可以進入「好 AP」格式這個問題我們目

²⁰ Yoshimura and Taylor (2004) 以這個條件解釋下面兩個例子合法度的差異：

(i) This book sells well. (Yoshimura and Taylor 2004, ex. 12a)

(ii) *This book buys well. (Yoshimura and Taylor 2004, ex. 12b)

因為書本身的特點 (Qc)（如書的主題、封面印刷、作者的知名度等）可提升書的賣相 (sellability)，因此 (i) 是個合法的句子；然而，這些特點對於消費者是否願意、甚至有足夠金錢購買這本書卻無直接關係，買不買書完全取決於消費者本身，所以 (ii) 的例子不合法。

²¹ 除了上述討論外，「好 VP」格式中的「好」還可以當作程度副詞，修飾後面的 VP，如 (i) 中的「好」主要用來強調熟睡的程度：

(i) 你看佢！睡到啜杓杓仔，緊流口水，還好睡哦！ (HD: 590)

‘你看他！睡到嘴巴開開的，一直流口水，睡得很熟耶！’

然而，在我們目前所蒐集到的語料中，這是唯一的例子，因此本文暫不處理。

前暫時難有明確的回答。不過，仔細觀察這些例子，我們發現出現在此格式的 AP 都是等級形容詞 (gradable adjective)，²² 其中又可進一步分兩小類，第一類包含「嫫‘生氣’」和「譴‘生氣’」，他們是封閉等級形容詞 (closed scale adjective) 裡面的最小值 (minimal endpoint) 形容詞，²³ 而第二類是「開放等級形容詞 (open scale adjective)」，如：「多‘多’」、「大‘大’」、「細‘小’」等（參見 Cruse 1980；Kennedy and McNally 2005）。第一類形容詞帶有特定的值，因此其比較標準 (standard of comparison) 不需要依賴語境 (context)，某個人只要有任何一點不愉快的情緒就可以算是生氣，所以稱之為表示最小值的形容詞。在第二類形容詞的等級結構 (scale structure) 中，其兩邊的端點 (end) 是開放的，不帶有特定的值，若要確知該形容詞確切的值，則須仰賴語境訊息，例如，想要確定某物是大還是小，我們必須先知道比較的種類和比較的標準，因此就螞蟻而言，某隻螞蟻可以算是大的，但跟人類比起來，螞蟻卻是小的。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屬於上述兩類的形容詞都可以出現在「好 AP」格式當中，例如，雖然「濕」和「少」分屬第一類和第二類形容詞，但是「*好濕」和「*好少」卻不合語法。

儘管現代客家話中「好 AP」格式的例子不多見，但根據張誼生 (2006: 133) 的研究，漢語程度副詞「好」形成之初，主要用於修飾、限定含有「+程度」語意特徵的形容詞、心理動詞和相關的謂詞短語，到了元代以後，才進一步擴大使用範圍，涵蓋「一程度」意的概約數量詞和時間詞（另參見杜道流 2004: 53）。基本上，客家話「好 AP」例子中的形容詞都具有「+程度」的語意特徵，與漢語程度副詞「好」最初的發展特點相同。

緊接著我們要討論「好」的功能。根據漢語的相關研究，我們主張客家話「好 AP」格式中的「好」是一個表主觀增量的情態副詞，用以表示說話者的態度，請見下例：²⁴

²² 根據先前的研究，等級形容詞在語法上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可被程度修飾語 (degree modifier) 修飾，二是有比較級形式，如漢語中的「大」可以被「很」修飾，也可形成比較級「比較大」（參見 Cruse 1980；Rotstein and Winter 2004；Kennedy and McNally 2005）。

²³ 這是 Yoon (1996) 和 Rotstein and Winter (2004) 分類中的部分形容詞 (partial predicate)。

²⁴ 漢語的「好」也具有相同的功能。陳俊光 (2008: 183) 認為漢語中，「好 AP」格式中的「好」是一情態副詞，表示主觀感情和態度的投入，與表客觀描述的程度副詞「很」不同，如 (i) 所示：

(i) a. 這張沙發坐起來好舒服。 (陳俊光 2008: 183, ex. 40b)

b. 這張沙發坐起來很舒服。 (陳俊光 2008: 183, ex. 40a)

此外，張誼生 (2006) 仔細考察了漢語「好」後接數量名詞組的情況，主張「好」主要用來表示主觀傾向，是現代漢語中的主觀增量標記，請見 (iia) 和 (iib) 的對比，雖然兩句所表達的客觀事實基本上一致，但前者是客觀描述，而後者以「好」表示說話者主觀上認為他考慮的時間很

- (13) a. 看到一隻蜈蚣蟲在逐一尾蛇，該尾蛇有好大尾啲！(DS 7: 30)
 ‘看到一隻蜈蚣在追一條蛇，那條蛇很大條耶！’
 b. 大概仔來个時間無講盡定著，驚怕好多隻月正有來一擺。(HM 208: 76)
 ‘大概來的時間不是說很確定，恐怕好幾個月才來一次’
 c. 參加遊行个人有好多喔，大約有歸萬人呢！(HD: 587)
 ‘參加遊行的人很多耶，大約有一萬人呢！’

在這些例子當中，「好」描述的不是客觀狀態，而是說話者主觀的判斷，如 (13a) 表示說話者認為那條蛇很大，(13b) 表示說話者認為時間很久，(13c) 表示說話者認為數量很多。「好」所傳達的「主觀多量」可分別藉由「驚怕」「恐怕」、「正」「才」以及後句的「大約有歸萬人呢」「大約有一萬人呢」的出現得到佐證。²⁵ 這些例子顯示，當說話者在描述客觀事實時，可根據其心中的背景知識和認知模式進行增量的主觀評價，此時「好」表達的是一種認知情態 (epistemic modality)。

六、「好」的語法化與主觀化

在上述各種「好 X」格式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好」的主要功能是傳達說話者主觀的認定，標記說話者的觀點，隨著語法化的程度加深，「好」客觀的詞彙語意減弱，但說話者的主觀性增強，這是一種語意重新調整 (realignment)，而非語意漂白 (bleaching) (Traugott 1995: 36)。在這一節的討論中，我們將從語法化和主觀化的角度檢視客家話「好」的演變途徑和動因，論證「好」呈現了多向語法化 (polygrammaticalization) 的現象，而語法化的主要動因是主觀性的增強，伴隨這個過程而來的是主觀化形式的產生。在進入正式討論之前，我們先回顧並簡介相關概念以及運作機制。

(一)語法化和主觀化

長。

- (ii) a. 他考慮了幾天答應了。 (張誼生 2006, ex. 1a)
 b. 他考慮了好幾天答應了。 (張誼生 2006, ex. 1c)

²⁵ 關於客家話「正」「才」的研究，請見葉瑞娟 (2009)。

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這個術語是由法國語言學家 Antoine Meillet 在 1912 年所提出，指的是原本具有實詞意義的詞彙在時間的演變下，轉化為無實在意義、表語法功能成分的過程或現象，簡言之，就是詞彙意義從實到虛 (Hopper and Traugott 2003)。許多從事語法化研究的學者都主張語法化過程牽涉語意漂白 (semantic bleaching)，也就是語意內涵流失 (loss of semantic content) 的過程。雖然在語法化的過程中，語意逐漸丟失是必然的過程，但是很多證據顯示，在早期階段所發生的是語意重新分配 (redistribution) 或語意轉移 (shift)，而非語意直接流失。以英文的 *be going to* 為例，當它從表客觀的位移演變成表未來的時間時，原本的位移義被削減 (demoted)，但表說話者時間觀點的意義被提升 (promoted) (Langacker 1990: 23)。事實上，語意的演變不是突然的，早期的詞彙意義會反映在語法化的形式上，這是 Hopper (1991) 所提出的持續 (persistence) 原則，也就是說，當一個形式語法化後，其原始的詞彙意義仍會附著在上，依稀可見，而這個特點會影響其語法分布或語意詮釋。

重新分析 (reanalysis) 和類推 (analogy) 是語法化中的兩個重要機制，也是造成形態句法和音韻改變的主要機制 (Traugott and Dasher 2002: 27)。根據 Langacker (1977: 58) 的定義，重新分析指的是沒改變表層形式的結構變化，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個具有[[A B] C]結構的形式，經過重新分析，就變成了[A [B C]]。換言之，重新分析是一種組合式 (syntagmatic) 的變化，主要牽涉到線性結構的改變。接下來我們來看類推，跟重新分析不同的地方在於，類推是聚合式 (paradigmatic) 的變化，指的是一個形式因類同於另一個形式而產生，也就是說一個語言規則從原本較狹隘的範圍應用到較寬廣的範圍，以英文的複數名詞為例，常見的規則變化（如 *book-books* 和 *dog-dogs*）會使得我們在新創一個名詞時，把這個規則類推到新的名詞上，產生如 ‘*blick-blicks*’ 這樣的例子。

許多語言實例都明白的揭示，一旦語法化過程發生，其演變會沿著某些可能的路徑 (cline) 演變，單向性 (unidirectionality) 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假設，它指的是在演變過程中，假設有 A 和 B 兩個階段，則其發展順序是固定的，是由 A 到 B，而不會反過來由 B 到 A。其實語法化和單向性之間沒有絕對的關係，變化未必會發生，即使發生了，變化未必會完成，也未必一定沿著某條路徑進行，因此比較適當的說法是變化要如何發生、變化要朝哪個方向演變都會受到很強的限制，因為這個特點，所以單向性在預測語言改變上很有幫助。雖然許多學者針對不同的語法化現象提出不同的路徑，但整體而言，可以概化成「詞彙成分 > 語法成分」或「較少

語法化>較多語法化」這種方向進行。

主觀性一直都是語言學家有興趣的議題，²⁶ 主要的研究學者包含 Langacker 和 Traugott，但他們所採取的方法和角度卻不大相同 (Traugott and Dasher 2002: 97-99)。Langacker (1990, 1999) 從共時平面、由認知語言學的角度處理主觀化的議題，其所關注的焦點是概念結構 (conceptual structure) 中的成分如何由主觀的角度呈現，根據他的定義，主觀化是將實體間的關係由客觀軸調整到主觀軸 (1990: 17)，因此，主觀性和客觀性主要取決於語言角度，而語言角度和情境類型 (situation types) 息息相關，特別是事件結構 (event structure) 和論元結構 (argument structure) 會決定主觀性的強弱，也就是說，概念結構和句法結構中的主、賓語之間的介面對於主觀性有重大的影響，因此就 Langacker 而言，其理論中最重要的是概念結構，在此結構中有一個主語和賓語，其中主語會決定視角 (perspective point)，當這個主語是隱含的 (implicit)、在舞台下的 (off-stage) 時候，其主觀性最大 (Langacker 1999)，換句話說，主語的選擇對於 Langacker 的主觀性而言至為重要。

Traugott 則比較偏重歷時的研究，對他而言，主觀性並非單純由事件結構決定，也不僅只是認知立場 (cognitive stance)，還必須考量言談 (discourse) 和許多語言選擇，如情態詞、指示詞 (deictic)、狀語 (adverbial) 等。而主觀化是一個語用和語意演變過程，指的是「意義變得越來越以說話者對於整個命題的主觀信念或態度來決定」(Traugott 1989: 35, 1995: 31)。²⁷ 就廣義而言，語法化裡的主觀化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 是指語法上可辨識的句式的發展歷程，該句式可表示說話者對於所說的內容的信仰或態度，這是一種漸變的現象，一開始語法形式和結構主要表達具體的、詞彙性的和客觀的意義，之後因為在某個語法環境中一直重複使用，就逐漸開始表達越來越抽象、語用、人際間 (interpersonal) 和以說話者為主的功能 (Traugott 1995: 32)。主觀化也是單向性假設裡一個主要的因素，Traugott 主張單向性是指由詞彙的命題意義往創造篇章語境、傳達說話者主觀態度的方向演變 (Traugott 1995: 45-48)，而語法化裡的主觀化不是沿著單一個面向演變，而是有許多個別的過程，這些過程牽涉了相互關聯的歷時連續體 (correlated diachronic continua)，如下所示：²⁸

²⁶ 關於主觀性及主觀化的先前研究，請參閱 Traugott and Dasher (2002: 19-24, 89-99)。

²⁷ 這是 Traugott (1989) 所提出的三個語意演變趨勢中的第三個，原文如下：“Meanings tend to become increasingly based in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belief state/ attitude toward the proposition.”

²⁸ 這是修改自其早期的理論。Traugott (1982, 1989) 主張語法化的主要路徑是由奠基於較客觀的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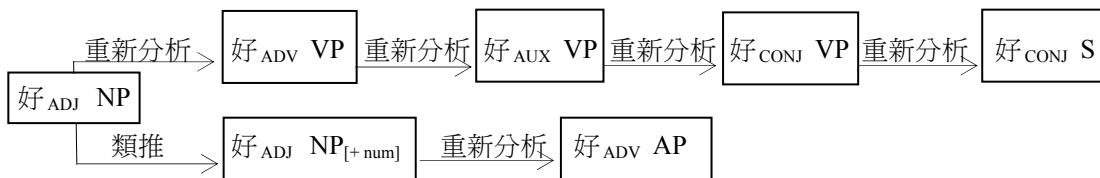
- (14) 命題功能 → 言談功能
 客觀意義 → 主觀意義
 非認知情態 → 認知情態
 非句子主語 (non-syntactic subject) → 句子主語 (syntactic subject)
 句子主語 → 言者主語 (speaking subject)
 完整、自由形式 → 黏合 (bonded) 形式

在下文的討論中，我們將採取 Traugott 的理論，將「好」視為是標記說話者觀點的語言標記，並檢視其發展路徑。

(二)「好」的多向語法化

基本上，客家話「好 X」中「好」的意義演變符合 Traugott (1995) 所提出來的路徑，而且這些語意轉變伴隨著「好」的詞類改變和 X 的成分變化上。我們參照漢語「好」的歷時研究（參見太田辰夫 2003 [1987]；張玉春 2001；曾小武 2003；武振玉 2004；L. Wang 2005；李晉霞 2005；劉欣怡 2008），²⁹ 為客家話「好 X」格式中的「好」設立兩條語法化路徑：第一條是由「好_{ADJ} NP」到「好_{AUX} VP」後，再由「好_{CONJ} VP」到「好_{CONJ} S」，另一條是由「好_{ADJ} NP」到「好_{ADJ} NP_[+num]」後，再到「好_{ADV} AP」，如圖一：

圖一：客家話「好 X」格式的語法化途徑



「好」的這種演變是 Craig (1991) 所謂的多向語法化，即單一語言形式發展出多個語法化鏈條 (grammaticalization chain)。接下來，我們將分別檢視這兩條路徑。

首先，我們來看最典型的「好 NP」格式，由於「好」本身就是表價值判斷的

言外部訊息的命題意義，演變到奠基於篇章訊息的篇章意義，再到奠基於說話者態度或信念的表情意義 (expressive meaning)，即「命題意義 > ((篇章意義) > (表情意義))」。

²⁹ 關於漢語「好」的歷時演變請見〈附錄一〉。

形容詞，多少都會牽涉到說話者的主觀價值，因此即使是在「好 NP」格式中，「好」也傳遞一定的主觀性，只是此時說話者判斷的標準多是依據客觀世界中的現實狀況，例如，判斷一個東西是不是「好貨」「好東西」最主要的依據包括物品的品質、材質、功能等，此時「好」仍維持其原本的詞彙意義，在「好 X」格式中屬於主觀性較低的一類，也是「好 X」格式中最核心的成員。

當「好 NP」格式中的 NP 為抽象名詞，且出現頻率很高時，會引發「好 VP」格式的出現（參見 L. Wang 2005: 120-125）。在這個過程中，NP 先經由類推，讓原本所涵蓋的範圍由非抽象名詞延伸到抽象名詞，之後透過重新分析的機制，「好」被重新分析為副詞，而 NP 被重新分析為 VP。當「好 VP」格式出現後，因為在客家話中 VP 前出現情態詞是常態，在這樣的影響之下，「好」由原本的副詞被重新分析為情態詞。關於「好」的義務義，我們認為其源自於名前形容詞「好」的詞彙語意，這可由 Bybee et al. (1994) 等人的研究得到支持，因為他們主張義務情態的來源之一是表「適當 (suitable/fitting)」的詞彙。³⁰ 充當義務情態詞的「好」有兩種義務來源，其一是來自於情況，表達的是客觀義務義，如 (9a)（無賺錢就無錢好醫病。‘沒賺錢就沒錢可以醫病。’），另外一個是來自於說話者，表達說話者的態度，屬主觀的義務義，如 (8a)（吾母會彎轉頭來，細聲講：「係哪，毋好蠕蠕鑽，恬恬睡！」‘我媽媽會轉過頭來，小聲說：「是啦，不要一直動來動去，安靜的睡！」’），³¹ 這樣的演變符合 (14) 的趨勢，即由客觀意義到主觀意義，以及由句子主語到言者主語。

當表義務義的「好 VP」格式以子句為主語時，在表層結構上，「好」出現在兩個子句中間，「好」會進一步演變成目的子句標記。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演變，其中的關鍵在於歧義句的存在。歧義句是促使語意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以 (7b)「腳蹂蹂淨，好上眠床睡目哩」為例，這個句子有兩個可能的解釋，一是「腳蹂乾淨，可以上床睡覺了」，另一個是「腳蹂乾淨，以便上床睡覺」，因為兩種意義同時存在，也就引發重新分析。在這個過程中，共牽涉了兩次重新分析，首先是將情態詞「好」重新分析為具連接功能的目的子句標記，也就是從 (VP (AUX VP)) 到 (VP ((CONJ) VP)) 的重新分析，之後因為在漢語方言中主語省略是常態，因此，無主語的 VP 很容易被重新分析為一個子句，這也就促使原本的結構再一次的被重新分析成為 (S ((CONJ) S))，此時「好」由原本表單一子句內的命題功能轉換為兩個

³⁰ 這種演變也見於 Palaung、Mwera、Lahu 等語言。

³¹ Lyons (1977: 792-793) 提到義務情態詞兼具客觀義和主觀義。

子句間表篇章關係的言談功能，符合 Traugott 所提出的由命題功能到言談功能的路徑。當「好」演變為目的子句標記時，「好」的主要功能在於標示說話者對於前後兩個子句間關係的主觀認定，「上眠床睡目」「上床睡覺」和「腳蹂蹂淨」「腳蹂乾淨」之間沒有事理上的必然性，而是說話者主觀認定前者是後者的目的，此時主觀意義明顯增強（參見李晉霞 2005）。

此外，原本包含情態詞「好」的子句可以自成一個語言單位，獨立出現，但包含目的子句標記「好」的子句則必須依賴前行 (antecedent) 子句的存在，無法單獨出現，這和 Hopper and Traugott (2003: 177) 所提出的子句結合的語法化路徑 (cline of clause combining) 吻合，如 (15) 所示：³²

(15) 並列結構 (parataxis) > 主從結構 (hypotaxis) > 從屬結構 (subordination)

可單獨存在的子句稱之為核心 (nucleus)，一個複雜句 (complex sentence) 可由一個核心和一個或更多的附加核心組合而成，也可以由一個核心和一個或更多的邊緣 (margin) 組合而成，從語言演化和語言習得的角度來看，複雜句一開始是將兩個獨立自主但相互關聯的核心組合成一個整體，其演變歷程如 (15) 所述，一開始，在並列結構中，兩個子句間的關係只有在語用制約下透過推論 (inference) 才有意義和相關性，當演變到主從結構時，主要由一個核心句和一或多個不能獨立存在的子句所構成，此時子句間的依賴性比較高，但這些不能獨立的子句並不完全被包含在核心句的任一成分 (constituent) 之中，從屬結構（其極端形式是嵌套 (embedding)）則是完全依賴，邊緣成分完全成為核心的組成成分 (Hopper and Traugott 2003: 176-178)。³³ 在客家話「好」由情態詞演變為目的子句標記的過程中，主要是由並列結構演變為主從結構，以 (7b) 為例，當「好」充當情態詞時，「腳蹂蹂淨」「腳蹂乾淨」和「好上眠床睡目哩」「可以上床睡覺了」是兩個各自獨立的子句，雖然沒有顯性的連接標記，但兩個子句的主語相同，可視為是並列結構，其之間的關連可透過語用推論而得知 (Hopper and Traugott 2003: 180)。但是當「好」充當目的子句標記時，其核心是「腳蹂乾淨」「腳蹂乾淨」，「好上眠床睡目哩」「以便上床睡覺」因為無法獨立出現，必須依賴核心的存在以彰顯兩者間的關係，因此成為邊緣，此時邊緣子句並未完全被含括在核心之內，所以尚未演變成

³² 梁銀峰 (2008: 223) 將之翻譯為「從句組合斜坡」。(15) 中的翻譯是依照梁銀峰 (2008)。

³³ 關於跨子句的語法化現象之討論，感謝匿名審查人之一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從屬結構。與並列結構比較起來，主從結構中連接詞「好」的出現顯示這個結構已進一步語法化 (Hopper and Traugott 2003: 181)。

支持上述分析的證據有二，首先，根據李晉霞 (2005) 對漢語「好」的歷時考察，雖然表目的的「好」到明代之後才被廣泛使用，但唐宋時期就已經有些句子兼具表「可以」(即本文的義務義)和「便於」的歧義句出現，如 (16)，這種歧義句的存在是促使語意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

- (16)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李晉霞 2005, ex.14)

其次，情態詞的這種演變與 Bybee et al. (1994: 228-230, 240) 等人根據跨語言類型研究所提出的「義務 (obligation) > 意圖 > (未來) > 目的」的演變路徑吻合。

接下來，我們將檢視客家話「好」的第二條語法化路徑。首先，「好 NP」格式中的 NP 經由類推，將 NP 由一般名詞擴大到不定數量名詞，形成「好 + 不定數量名詞組」，如 (17) 所示，此時「好」的主要功能是用來表示「數量在預期之外」(參見 H. Wang 2005: 60)，其所著重的不是客觀上的標準，而是說話者對於數量的主觀認定，只要說話者認為數量與原本的預期不符，就可以藉由「好」傳遞其主觀的判斷。在這裡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儘管在現代漢語中，「好」可以修飾無標的等級形容詞(如：「大、高」)和有標的等級形容詞(如：「小、矮」)，但是在我們所蒐集到的客家話語料中，除了「好細『很小』」這個例子允許有標的等級形容詞外，³⁴「好」都和無標的等級形容詞共現，這個現象說明客家話的程度副詞「好」還保持其正面的語意，因為受到這個詞彙語意的影響，「好」仍有嚴格的共現限制，展現了 Hopper (1991) 所說的持續現象。³⁵

此外，因為在「好 + 不定數量名詞組」的格式中，「好」具有強調 NP 數量的功能，所以發展出加強 (intensifying) 的功能，而等級形容詞的詞彙語意中即隱含等級 (scale) 的概念(參見 Cruse 1980; Rotstein and Winter 2004; Kennedy and McNally 2005 等)，在語言中常藉由加強詞 (intensifier) 強化等級，表達程度的高低，兩者之間的共通點促使原本修飾不定數量名詞組的「好」發展出修飾等級形容

³⁴ 例子如下：「凡事都有初期目標，當初目標建立好細。」‘凡事都有初期目標，當初目標建立的很小。’(HM 67: 33)。

³⁵ 這和漢語程度副詞「好」的歷史演變吻合。在宋代時，「好」只能和表正面意義的形容詞搭配，到了元、明代，「好」才能和表負面意義的形容詞搭配(參見武振玉 2004; H. Wang 2005)。

詞的功能，引發「好+AP」格式的出現，「好」也被重新分析為副詞，如 (18) 所示（參見 H. Wang 2005：61-67）。³⁶

- (17) a. 可是有好幾擺非客籍个同事會當面講 enl 兜在大庭廣眾下毋好講佢兜聽毋識个話。(HM 136: 75)

‘可是有好幾次非客籍的同事會當面（跟我們）說我們在大庭廣眾之下不要說他們聽不懂的話。’

- b. 毋過，這時間可能有長有短，長个可能過了好多年，外家正來渡轉去。(HM 205: 77)

‘不過，這時間可能有長有短，長的可能過了好多年，娘家才來（把他）帶回去。’

- (18) 參加遊行个人有好多喔，大約有歸萬人呢！

‘參加遊行的人很多耶，大約有一萬人呢！’

「好 X」格式的第二條條演變路徑也符合 Traugott (1995) 所提出來的趨勢，即由客觀的命題意義到主觀的程度意義，這種主觀性的加強也反映在「好 X」格式的不同，即由「好 NP」到「好 AP」。

這條語法化路徑的分析也可由漢語「好」的歷史發展得到相互應證。根據 L. Wang (2005: 99-102) 的考察，漢語「好」充當副詞並表「加強語氣」的功能是在唐宋時期產生，當時是以「好+不定數量名詞」的格式出現，如 (19)：

- (19) 好五六百人聚頭，喫粥喫飯（《祖堂集》）³⁷

到元代以後，「好」除了保有修飾不定數量名詞的功能之外 (20a)，進一步擴展到修飾狀態動詞，如 (20b)：(L. Wang 2006: 106)

- (20) a. 如今我們家裡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著呢！（《紅樓夢》）³⁸

³⁶ 李晉霞 (2005) 由結構演變的觀點，指出程度副詞「好」產生的關鍵在於結構重新分析，在「好+性質形容詞+名詞」的格式中，「好」和性質形容詞之間的關係由原本的並列關係被重新分析為偏正關係（詳見二 (二) 節的討論）。本文是從共時平面上語意的共通性闡述「好 NP」和「好 AP」之間的關係，和歷時的結構演變並不相衝突。

³⁷ 例句引自 L. Wang (2005: 102)。

³⁸ 例句引自 L. Wang (2005: 105)。

b. 寶玉覺得眼錫骨軟，連說：「好香！」（《紅樓夢》）

在現代漢語中，表強化意義的「好」仍然活躍，根據張誼生（2006: 132）的研究，「好」所傳遞的主觀增量義就是由強化程度義引申出積極義、增量義。

七、結論

本文從共時的語料出發，檢視客家話「好 X」格式，分別討論「好 NP」、「好 VP」、「好 AP」等次類格式的特點。根據衍生詞彙理論，我們論證「好 NP」格式中「好」的意義不單由「好」本身的詞彙語意所承載，而須視「好」和 NP 共同組合後的結果，如果我們能依照框架或理想的認知模式所建構的世界知識，為名詞設立豐富的屬性結構，我們即可根據「好 NP」整個格式所突顯的屬性特點，得出正確的語意詮釋，如此一來，可大幅度地簡化「好」的語意負擔，達到以簡馭繁的效果。其次，如同「好 NP」格式一樣，「好 VP」格式中「好」的語意詮釋也需視其所出現的環境而定，當「好」以言者（包含說話者或情況）為態度或觀點的來源時，其為義務情態詞，表示要求或允許的指令意義；若「好」出現在兩個子句之間，是目的子句標記，表示兩個子句間的「條件—目的」關係；當「好」以受事或工具為主語，且在概念結構中隱含施事時，「好」則為中間結構標記。最後，「好 AP」格式中，AP 為等級形容詞，「好」是一個表主觀增量的情態副詞，表示該狀態偏離說話者的預期。

在討論過各次類格式的特點後，我們從語法化和主觀化的角度探究「好」的語意和形態句法功能演變的動因以及機制，主張這些演變主要肇始於主觀性的表達，隨著主觀性的強弱變化，所採取的相對應的主觀化形式也不同，主要的演變機制則是重新分析和類推。藉由跨方言的比較，我們發現客家話「好」的各種用法在共時平面上所傳遞的主觀性強弱正好反映了漢語「好」的歷時發展軌跡。

本研究的意義如下所示。首先，詞彙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必須進入某種格式，方能究其功能與意義，因此，在討論詞彙語意時，不能僅以單詞為標的，而必須將其所出現的語法環境也考慮進來，以其所出現的詞組甚至是整個格式為探討對象，並深究格式對於語意詮釋之影響，如此可大大地簡化詞彙部門的負擔。其次，不論在歷時或在共時上，主觀性是促使語言改變的重要因素，雖然主觀性形式在客家話中較隱晦，但說話者仍會藉由各種語言手段表現他對所說內容和對聽話者的態度和

觀點，除了本文討論的「好」之外，客家話中還有哪些表現主觀性的方式是很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本文僅以單一的個別現象作為討論題材，難免有所不周，但希望能收到拋磚引玉之效。最後，跨方言的比較對於缺乏歷史文獻紀錄之語言有相互印證之功效，以客家話「好 AP」為例，這個格式仍有嚴格的搭配限制，除了極少數例外，「好」只能和表正面意義的形容詞一起出現，這和漢語「好 AP」格式初期的發展歷程吻合，因此儘管客家話的歷史紀錄不多，但藉由漢語的相關發展，我們較能確知其發展路徑，並可藉此預測此格式日後之發展。

<附錄一> 漢語「好」的歷時演變（整理自 L. Wang 2005）

年代	功能	次數	比例	意義	例句
上古前期 (Early Old Chinese) 11 th -6 th B.C.	及物動詞	44	56%	喜愛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
	名詞	15	19%	喜愛之物	無有作好，尊王之道
				好關係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好品質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名前形容詞	9	11%	美麗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人服之
				好的人格特質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好品質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謂語	11	14%	身體好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有好品質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上古後期 (Late Old Chinese) 5 th -3 rd B.C.	及物動詞	138	86%	--	--
	名詞	17	11%	--	--
	名前形容詞	4	2%	--	--
	謂語	2	1%	--	--
中古先期 (Pre-Middle Chinese) 2 nd B.C.-3 rd A.D.	及物動詞	275	77%	--	--
	名詞	23	7%	--	--
	名前形容詞	19	5%	--	--
	謂語	30	8%	--	--
	副詞	10	3%	以友善的方法	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
				也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
中古前期 (Early Middle Chinese) 3 rd -6 th A.D.	及物動詞	72	54%	--	--
	名詞	29	22%	--	--
	名前形容詞	20	15%	--	--
	謂語	10	8%	--	--
	副詞	2	1%	小心地	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阿奴，好自愛。」
中古後期 (Late Middle Chinese)	及物動詞	20	13%	--	--
	名詞	16	11%	--	--

年代	功能	次數	比例	意義	例句
7 th -13 th A.D.	名前 形容詞	41	27%	--	--
	謂語	46	31%	好	祖師玄旨是破草鞋，寧可赤腳不著最好
	副詞	23	15%	小心地	過江了，向行者云：「你好去。」其行者迤邐取向南方矣
				適合	師云：「泉州葛布，好造汗衫。」
				易於	師提起蕨菜，問南泉：「這個太好供養。」
				加強語氣	好五六百人聚頭，喫粥喫飯
	表同意的言談 標記 (Agreement and acceptance marker)	5	3%	同意	病僧云：「不得，比來同行去，也須同行去始得。」對曰：「好，與摩則某甲去辭和尚。」
現代先期 (Pre-Modern Chinese) 14 th -17 th A.D.	及物 動詞	9	4.5%	--	--
	名詞	17	8.5%	--	--
	名前 形容詞	43	21.5%	--	--
	謂語	68	34%	--	--
	副詞	36	18%	適合	--
				小心地	--
				加強語氣	寶玉覺得眼錫骨軟，連說：「好香！」
				做得很愉悅	寶玉笑道：「什麼丸藥這麼好聞？好姊姊，給我一丸嘗嘗。」
	表同意的言談 標記	11	5.5%	--	--
	動詞 補語	16	8%	滿意的結果	還有四五個月的功夫，什麼病治不好呢？
				動作的完成	至是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包好，收拾得停停妥妥

說明：表中「--」表示該功能或意義與前期相同，因此 L. Wang (2005) 不再提供相關意義或例句。

引用書目

- 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修訂譯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1987]。
- 余光武、姚瑤，〈“好不好”的表達功能及其形成的語用解釋〉，《語言科學》，8.6，江蘇：2009，頁 625-632。
-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1980]。
- * 李晉霞，〈“好”的語法化與主觀性〉，《世界漢語教學》，1，北京：2005，頁 44-49、96。
- 杜道流，〈與“多（麼）、太、好”有關的感嘆句〉，《語言研究》，24.3，武漢：2004，頁 52-56。
- * 沈家煊，〈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外語教學與研究》，33.4，北京：2001，頁 268-275。
- ，〈如何處置“處置式”？一論把字句的主觀性〉，《中國語文》，5，北京：2002，頁 387-399。
- 武振玉，〈程度副詞“好”的產生與發展〉，《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長春：2004，頁 59-63。
- 邵敬敏、朱曉亞，〈“好”的話語功能及其虛化軌跡〉，《中國語文》，5，北京：2005，頁 399-407。
- 徐兆泉，《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辭典》，臺北：南天書局，2009。
- 張玉春，〈釋“好”〉，《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長春：2001，頁 85-88。
- 張誼生，〈試論主觀量標記“沒”、“不”、“好”〉，《中國語文》，2，北京：2006，頁 127-134。
- 強舒嫩，〈無指疑問句之「形式—功能」誤配：客語「有麼介好 V」構式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主辦，「詞彙語意與構式的互動小型工作坊」，臺北：2009 年 11 月 14 日。
- 許丕華，〈“好 V”式討論〉，《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1，瀋陽：1996，頁 80-82。
- 許 言，《現代漢語目的句關聯詞及教學語法初探》，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

- 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 連金發，〈華語名前形容詞的語意探索〉，收入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編，《第六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第2冊，臺北：世界華文出版社，2000，頁409-426。
- 陳俊光，《對比分析與教學應用》（修訂版），臺北：文鶴，2008。
- * 陳俊光、劉欣怡，〈漢語「好」的多視角分析與教學應用〉，《華語文教學研究》，6.2，臺北：2009，頁45-98。
- 曾小武，〈近代漢語裡特殊的“好 N”“好 V”〉，《漢語學報》，6，武漢：2003，頁194-197。
- 湯廷池、湯志真，〈華語情態詞序論〉，收入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編，《第五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語文分析組》，臺北：世界華文出版社，1997，頁175-197。
- 葉瑞娟，〈客家話「正」的語用研究〉，北海道大學主辦，「日本中國語學會第59回全國大會」，札幌：2009年10月24-25日，頁252-256。
- * 劉欣怡，《漢語「好」的語義、篇章、語用分析及教學應用》，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蔣紹愚，《古漢語詞匯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1989]。
- 霍伯爾·鮑爾、伊莉莎白·特拉格特著，梁銀峰譯，《語法化學說》（第2版），上海：復旦大學，2008。
- 謝佳玲，《漢語的情態動詞》，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 ，〈華語的情態動詞與情態副詞：語意的分類與歸類〉，收入世界華文教育學會編，《第七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第1冊「語文分析組」，臺北：世界華文出版社，2003，頁55-73。
- 韓靜，〈語氣詞“好了”的語義與語用分析〉，《南開語言學刊》，2，天津：2008，頁105-111。
- 鮮麗霞，〈“好”的標記性與語用解釋〉，《西昌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3，西昌：2007，頁1-5。
- Aronoff, Mark. “Contextuals,” *Language*, 56.4, 1980, pp. 744-758.
- Bach, Emmon. “Purpose Clauses and Control,” in P. Jacobson and G. K. Pullum (eds.), *Nature of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Dordrecht: Reidel, 1982, pp. 35-57.

- Beesley, Kenneth R. "Evaluative Adjectives as One-place Predicates in Montague Grammar," *Journal of Semantics*, 1.3, 1982, pp. 195-249.
-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Chappell, Hilary and Christine Lamarre. *A Grammar and Lexicon of Hakka: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Basel Mission Library*. Paris: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2005.
- Coats, Jennifer. *The Semantics of the Modal Auxiliaries*. London: Croom Helm, 1983.
- Craig, Colette. "Ways to Go in Rama: A Case Study in Polygrammaticalization," in Elizabeth C. Traugott and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2: Focus on Types of Grammatical Markers*.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1, pp. 455-492.
- Cruse, D. Alan. "Antonyms and Gradable Complementaries," in herausgegeben von Dieter Kastovsky (ed.), *Perspektiven der Lexikalischen Semantik: Beiträge zum Wuppertaler Semantikkolloquium vom 2-3, Dezember 1977*. Bonn: Bouvier, 1980, pp. 14-25.
- Diessel, Holger. "The Ordering Distribution of Main and Adverbial Clauses: A Typological Study," *Language*, 77.3, 2001, pp. 433-455.
- Fagan, Sarah. "The English Middle," *Linguistic Inquiry*, 19.2, 1988, pp. 181-203.
- Fellbaum, Christiane. *On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s Club, 1986.
- Fillmore, Charles J. "Frame Semantics," in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ed.),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Seoul: Hanshin, 1982, pp. 111-137.
- Goldberg, Adele.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Grice, H. Paul.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 Cole and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pp.41-58.
- Hale, Kenneth and Samuel J. Keyser. "A View from the Middle," *Lexicon Project Working Papers*, 10, 1987, pp. 1-36.
- Halliday, 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 Higginbotham, James. "On Semantics," *Linguistic Inquiry*, 16.4, 1985, pp. 547-593.
- Hopper, Paul J.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 in E. C. Traugott and B. Heine

-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1: Focus o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1, pp.17-35.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Jackendoff, Ray.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7.
- Jones, Charles. *Purpose Clauses: Syntax, Thematics, and Semantics of English Purpose Construction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 Katz, Jerrold J. "Semantic Theory and the Meaning of 'Good',"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61, 1964, pp. 739-766.
- Kennedy, Christopher and Louise McNally. "Scale Structure, Degree Modification, and the Semantics of Gradable Predicates," *Language*, 81.2, 2005, pp. 345-381.
- Keyser, Samuel J. and Thomas Roeper. "On the Middle and Ergative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Linguistic Inquiry*, 15.3, 1984, pp. 381-416.
- Lakoff, George.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Mind*.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Langacker, Ronald W. "Syntactic Reanalysis," in Charles N. Li (ed.), *Mechanisms of Syntactic Chang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7, pp. 57-139.
- _____.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2 vol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91.
- _____. "Subjectifica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1990, pp. 5-38.
- _____. "Losing Control: Grammaticalization, Subjectification, and Transparency," in Andreas Blank and Peter Koch (eds.), *Historical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9, pp. 147-175.
- Larson, Richard K. "Events and Modification in Nominals," in Devon Strolovitch and Aaron Lawson (eds.), *Proceedings of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VIII*.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98, pp. 145-168.
- Lien, Chinfa. "Middl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he Interface of Lexical Meaning and Event Structure," *Lingua*, 120, 2010, pp. 1273-1287.
- Lyons, John. *Semantics*,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Miracle, W. Charles. "Discourse Markers in Mandarin Chinese," Ph. D. Dissertation,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1.

- Palmer, F. R.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_____. *Modality and the English Modals*, 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0.
- _____. *Mood and Modality*, 2nd ed.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Perkins, Michael R. *Modal Expressions in English*.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 Co., 1983.
- Pustejovsky, James.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7.4, 1991, pp. 409-441.
- _____.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 Rotstein, Carmen and Yoad Winter. "Total Adjectives vs. Partial Adjectives: Scale Structure and Higher-order Modifier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2, 2004, pp. 259-288.
- Siegel, Muffy E. A. *Capturing the Adjectiv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0.
- Stein, Dieter and Susan Wright.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Traugott, Elizabeth C. "From Proposition to Textual and Expressive Meanings: Some Semantic-Pragmatic Aspect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Winfred P. Lehmann and Yakov Malkiel (eds.),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p. 245-271.
- _____. "Pragmatic Strengthening and Grammaticalization," *BLS*, 14, 1988, pp. 406-416.
- _____.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5.1, 1989, pp. 31-55.
- * _____.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in 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1-54.
-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Richard B. Dasher.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Ekkehard König. "The Semantic-Pragmatics of Grammaticalization Revisited," in Elizabeth C. Traugott and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1: Focus o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pp. 189-218.

- Wang, Cheuh-chen and Lillian M. Huang.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nnectives in Mandarin Chinese: A Corpus-based Stud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4, 2006, pp. 991-1016.
- * Wang, Hsiao-Ling. "The Frammaticalization of *Hao* in Mandarin Chinese," Master Thesis,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005.
- Wang, Hisaomei. "Purposiv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Master Thesis,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008.
- Wang, Li-Ya. "From Predicate to Discourse Marker: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Hao* in Mandarin Chinese," 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ed.), *Proceedings of the 2001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001, pp. 51-62.
- * _____. "The Polysem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Hao* in Mandarin Chinese," Master Thesi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05.
- Wang, Yu-Fang and Pi-Hua Tsai. "*Hao* in Spoken Chinese Discourse: Relevance and Coherence," *Language Sciences*, 27, 2005, pp. 215-243.
- Wang, Yu-Fang, Pi-Hua Tsai, David Goodman, and Meng-Ying Lin. "Agreement, Acknowledgment, and Alignment: The 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s of *hao* and *dui* in Taiwan Mandarin Conversation," *Discourse Studies*, 12.2, 2010, pp. 241-267.
- Yoon, Youngeun. "Total and Partial Predicates and the Weak and Strong Interpretation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4, 1996, pp. 217-236.
- Yoshimura, Kimihiro and John R. Taylor. "What Makes a Good Middle? The Role of Qualia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cceptability of Middle Expressions in English,"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2, 2004, pp. 293-321.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Jyun-gwang and Hsin-yi Liu. "Hanyu 'Hao' de Duoshijiao Fenxi yu Jiaoxue Yingyong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Hao* in Chinese with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Huayuwen Jiaoxue Yanjiu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6.2, 2009, pp. 45-98.
- Li, Jinxia. "'Hao' de Yufahua yu Zhuguanxi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ubjectivity of *Hao*)," *Shijie Hanyu Jiaoxue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1, 2005, pp. 44-49, 96.
- Liu, Hsin-yi. "Hanyu Hao de Yuyi, Pianzhang, Yuyong Fenxi ji Jiaoxue Yingyong (A Semantic, Discourse, Pragmatic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Lexeme *Hao* with Pedagogical Application)," Master Thesi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08.
- Shen, Jiaxuan. "Yuyan de 'Zhuguanxing' he 'Zhuguanhua' (A Survey of Studies o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33.4, 2001, pp. 268-275.
- Traugott, Elizabeth C.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in 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1-54.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Richard B. Dasher.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Wang, Hsiao-Li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Hao* in Mandarin Chinese," Master Thesis,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005.
- Wang, Li-Ya. "The Polysem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Hao* in Mandarin Chinese," Master Thesi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05.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ubjectification of the ‘HO+X’ (好 X) Construction in Hakka

Yeh, Jui-chu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provides a synchronic analysis of the Hakka ‘HO+X’ (好 X) construction, which can be subdivided into ‘HO+NP’, ‘HO+VP’, and ‘HO+AP’ subconstructions. Following 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it is argued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HO in the ‘HO+NP’ construction is not determined by the inherent lexical semantics of HO, but by the co-composition of HO and the NP. Likewise, the grammatical environment of HO in the ‘HO+VP’ construction is crucial in interpreting its semantics and in defining its morphosyntactic categories. When it appears in a sentence in which the speaker is the source of modal attitudes, HO, as a deontic modal, involves requirement or permission. When it occurs between two clauses, HO serves as a purpose clause marker, indicating the condition-purp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lauses. As a middle construction marker, HO occurs in a sentence whose subject is a patient (or an instrument) and whose agent is implicit in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In the ‘HO+AP’ construction, HO is a modal adverb expressing strengthened subjective quantity. Finally, we suggest that the primary motivation for the categorical shift and semantic extension of HO is the need for expressing speakers’ subjectivity, and that the corresponding subjectified forms are determined by the degree of subjectification. The mechanisms involved here include reanalysis and analogy.

Key words: Hakka, HO+X, subjectific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收稿日期：2011. 2. 14.；修正稿日期：2011. 9. 7.；通過刊登日期：2011. 10. 27.)